

黃宗津著



中國文化出版社印行

著 津 宗 黃

集 衲 百

文 散 ； 輯 一 第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出版

百衲集

第一輯：散文

定價每冊：壹萬貳千元

著作人：黃宗津

發行人：李乃文

中國文化出版社印行

杭州 清泰街三七八號

序 一

徐蔚南

亂雜的時代，我們經驗到文藝是何等的淒慘，簡直被打入冷宮似的，無人看重！但亂雜的時代却又何等撥動我們的心弦，叫我們欲哭無端，要從詩歌裏散文裏一吐胸懷才快！尤其是青年們，感情最爲豐富，始終固執着文藝，只要有機會，他們就要發表詩文，一般時代的調子，熱情而悲哀的，充滿在字裏行間，使讀者予以無限的同情。

百衲集就是一位肩負着文藝的運命的青年作家的集子，其中的作品，有悲哀的小說，有諷刺的散文，也有熱情而恬靜的詩歌，雖爲百衲，但仍不失其爲一種完美的結果，這正如水果般，不論是甜的香蕉，酸的橘子，苦的苦瓜，只要會嘗味的一齊認爲佳果。作者黃宗津在大夏大學時曾協助民國日報的覺悟，經常投稿，我每接到他的作品，終覺得覺悟青年作家們的成績真是不差，立刻替他發表了。現在讀到集中曾經在覺悟中發表過的詩文，更其感到親切可誦的，甚至以爲亂雜的時代儘管打擊着文藝，但文藝的前途，全靠了一般熱心的青年作家們的努力，仍是光明燦爛的，不見青年的文藝花朵，依然不斷地綻開起來嗎？

序 二

姚雪垠

因爲戰火瀰漫，絕大多數的人都沒法生活下去，我更感覺到一個有「良心」的文藝工作者在今天所負的責任該是多麼沉重，一時一刻也疏忽不得。我常常檢討我自己，督責我自己，要求我自己以最

嚴肅的態度，而對着這嚴肅的時代。不過這些我從不對人講，因為我不懂理論，只打算在我的創作上有所表現。

黃宗津君是津位陌生的朋友，把他的「百衲集」送給我要我寫序。我把這集中的詩與散文看了一眼，覺得黃君是一位有寫作才能的青年，但還沒有完全跳出人生的感情圈子。以他的才分，以他的流利的文字，如加上更謹慎嚴肅的寫作態度，以千萬人的感情為感情，則他的寫作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自然我相信這期望不會落空，因為黃君的年歲很輕，他的創造也剛剛開始，或可說還沒有正式開始。時代的巨浪在衝擊着每個人，黃君和我生活便在這同樣的巨浪裏邊！

在朋友的作品前邊寫序文，我根本無此資格，也覺得是件苦差。但黃君的誠懇使我無法不執筆，那麼上邊的幾句話，就算是我對作者的贈言，願我們共同奮勉。

自序

黃宗津

據說文學的路，很難走，我也有點覺得。但我不管過去或現在，那一長串彷彿無窮盡的日子，卻是把墨水塗在白紙上來打發了的，並且如今我還喜愛這樣的生活，雖然事實上已不大可能了。

因為我這一個平庸的青年，青春的苦惱灼傷了我的心與手指。家中年老的父母，爲了我們這幾個孩子，苦了一生，如今，我們的羽毛還沒有長滿，他們還用白髮與銀鬚，在窮僻的山村裏，編織憂勞的日子。說到國家，那更難堪，雖然聽到民主漸近的足音，而反民主的烈焰正在一天的蔓延，人類正在展開善與惡的激戰。我自己呢？從人生艱險的旅途上跋涉過來，從時代的洪流中游泗過來，瘦削

的身上，愈着太多的創痕，並且以後隨時有被卑視的眼殺死的可能。但，命運雖然如此，我畢竟不是天生的奴隸，不能對一切沉默下來，於是經常握起這枝拙鈍的筆，蘸着大時代的墨汁，揮寫生命的血光與淚影，也把哀怨的心聲煇染在白紙上。

可是，最近一年來，我流落在上海，始終窒息於窮困的厄運中，成天在生活線上掙扎着，有時竟一連幾個禮拜用隔宵的光餅與油條來充饑。所以，這一年來，是我最荒蕪的一年，這樣長長的一個時期，我竟沒有一點收穫。收在這個集子裏的，都是前年的東西，這個集子是由小說，詩歌，小品，散文，雜文雜構而成，名之曰「百衲集」，它包括我各方面的苦惱與希望；包括我各種體裁的試探的痕跡。

記得有一個文友仇石，說我寫作過於雜亂，一忽兒寫小說，一忽兒寫詩歌童話，一忽兒寫劇本，一忽兒寫文藝評論以及雜文，我自己也未始不明白，把思想集中在一件事物上，比較分散了的好，無論如何成就的希望比較多些，但不知怎樣，一股情感的涵湧，往往制不住我朝多方面作大膽的嘗試，一年，兩年，三年，……我嘗試寫作至今也有六七年了，計算作品的數量，並不算少，然而大半都應歸之於速朽之列，我相信！

不過，我並不因此而感覺寒心，想到學得終有益處，更想到一般大文豪的成就不是多在頻繁斑白了以後麼？自己的唐淺和幼稚，似乎不必過份引為羞恥，所以即使在這種困難的生活環境之下，我依然想鼓起勇氣，抓住變亂的中心，（因為世界是處在一個大變亂的時期中，）寫些比較切實一點的東西。

最近被稱為目下文壇慧星的姚雪垠先生，與新進的劇作家巴山先生，懇切地指示我：應該完全跳出個人的情感圈子，以大衆的情感為情感去從事寫作。是的，最近幾天來，更深夜靜的時候，我對自己作了好多次的清算，我深深地覺悟到我不能逃避現實，我希望以後投身於現實世界的浪潮裏，於是，我更希望我這枝筆能寫出有現實內容的作品，攤給人民認識清楚，民主文藝的內容，便是使讀者意味擴大的農村社會的現實的刻劃，與時代的意向的啓示。

不過，從我這個集子中，讀者可很明顯地看出有一二篇已在啓示我這個擴大情感圈子的企圖了！以後以決心朝這樣的方向去努力，希望將來有那麼的一天，我這企圖能够獲得比較多的效果。

至於這集子所收的，不能說都是我的得意作，不過因為這些作品自信寫得比較賣力，並且又都在手邊，收集起來比較容易，所以就蒐集一編了，這些作品曾在文潮月刊，文藝復興，青年界，文藝青年等雜誌，京滬杭各大報副刊上發表過，這一點也不妨在這裏附帶說明，當這集子付印，受物質條件之限制，不得不分四輯先後出版，第一輯為散文，第二輯為小說，第三輯為雜文，第四輯詩歌，現在先將第一輯付印問世，其餘各輯陸續出版，並且，又因臨時思緒抽出不少的作品，於是這一輯量的方面，也顯得貧乏，貧乏得够可憐，說來真使我自己臉紅。

最後，謝謝趙景深先生題字，徐蔚南，姚雪垠，兩位先生於百忙中作序，以及胡山源，關山月，宋成志，郭莽西，周家修諸老師和趙鳳岐，陳輝星，葉錦翬等友人給我以熱烈的助力！

目

錄

徐蔚南序

姚雪垠序

自序

向流乳與蜜之地

寒夜私語

給蘇芮

離情短曲

杏花、春雨、愛情

多風雨的山城

初夏小唱

爲懷念的土地而唱

雪後散絃

新年吟

寒夜

低訴篇

向流乳與蜜之地

當一次不幸的生活磨折以後，我像負創的動物，抱頭竄出圍場；我用自己的舌頭，舐乾了自己的血，然後背負起那些凋謝的記憶，踽踽走向更遙遠的生命之旅途。

越過重重的山嶺，飄過茫茫的大江，走過繁華的都市和荒涼的村鎮；我在人們的卑視竊笑之下掙扎了幾交，像中世紀那個可笑的西班牙「將士」！沒有發展，也沒有苦笑。

有一次，我默默地走向大槐樹旁邊一所孤獨的草舍，叩響了那竹枝編成的小扉。一個少年村婦開了門，站在門限裏用驚詫的眼睛呆呆地看了我幾分鐘。

「我是來自遠方的浪子」，我於是彬彬有禮地告訴了我的身世，并且說：「你願意指示我到那個地方的去路麼？……」

「那個地方？它叫什麼名字？」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那地方啊，總是有太陽靜靜地照着……沒有欺詐，也沒有哭泣……」

這婦女禁不住嗤的一笑。她似乎從來不曾聽到過這麼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她也許以為她遇到一個瘋人了。她說：

「也許你找錯了，這地方我也很陌生……，對不起，我們這裏和外界都隔膜，我主耶和華有過禁律，不准離開伊甸到很遠的地方去，我們活在這裏，也必須死在這裏，我們這裏都是良善的人——人家

打我左耳的時候，耶和華說，連右耳也得送上去。」

我吃了一驚，鼻尖上也沁出了汗滴：

「那麼，爲什麼我一路碰到的都是惡鬼，爲什麼擾亂得人鬼莫辨呢？」

村婦皺起眉，她大概認爲我的話簡直是可怕的囑語。

「爲什麼人們的智慧有罪，永遠的給禁住了呢……。」

沒有等我的話說完，她狠命的白我一眼，把門碰地關上了，我聽到門裏響起了一個對付惡人或者調情漢的詛咒的聲音：「殺千刀的！」

「我帶了失望的神色，解開記憶之背囊，把這珍貴的記憶收進去，然後，又默默地向田塍上走着……走過潺潺的小澗，走過山坡，再走過墾殖的麥酒坊，最後我立停下來，在一家碾坊的門口。

碾坊，唱起失去詛咒的哀歌。一個男子給套上眼罩在地上爬；一根繩子拖着重重的石碾，繞在他肩。在地上爬的那個人咬緊牙齒，滿身的汗，他背後另一個男子執一條皮鞭，不時叱呵着。鞭子在地上，那個男人背上，呼嘯了一聲，石碾慢慢的滾轉來了。

「爲什麼不用牛啊！」我大驚。

「因爲他犯了主耶和華的禁律，必須罰他牛一樣地工作。」

「你願意讓你的鞭子休息一刻，告訴我一個地方的路麼？」

「一個地方？」

「那地方沒有嘆息和淚滴，沒有秋天和酷冬；在那裏人們能拾回夢裏的歡笑，努力工作的人，就

會獲得希望……」

執鞭的男人似乎不耐煩聽我的話，搖搖頭，隨即將鞭子狠命的在那爬着的人的背上，抽了一下（神往於「沒有嘆息和淚滴的地方」的那個罪人，忘記拖動石轆了。）

「我告訴你！」執鞭的人向我又說：「耶和華交給我這樣一根鞭子，我的職務就是打犯了禁令的人，我請求你快些出去吧！你的話使我着實覺得可怕。」

我無可如何地離開了那個地方。我哭了，我將淚水和記憶之碎片一同收進背囊中去，繼續着我的旅途。不久，我走到江濱，遇見一個年青的姑娘，她那花苞似的嘴里對我吐出火樣的言語：

「尋夢的人，你不要再去找尋那愉快的夢境了。征途的風塵會埋葬你底青春。你就在這兒休息吧！我的嘴將永遠為你歌唱，我的心將永遠為你跳躍……」

我爲這人間稀有的溫情，而感到悲傷。眼淚流滿了我的面頰。我終於向那花蕾似的嘴唇這樣說：「姑娘，如果你真的愛我，願你懷念我飄流無定的行蹤，我不能不有片刻的停留，我還要繼續不休地去尋找我的夢，像傳說中的以色列人尋找流乳與蜜的土地……狹隘的個人主義的愛情是霎那的，給自己帶來更多的痛苦。」

都沈默下來了。過了片刻她問道：

「那麼——尋夢的人、現在你就要走了麼？」

我，背着我的記憶，背着我的冰冷的聲音，踽踽地又繼續我的旅行，向不存在的流乳與蜜之地：在黯黑的地方，我要用眼淚照亮前面的路，在崎嶇險夷的地方，我要用艱苦來支持靈魂的饑餓。

寒夜私語

……可不是麼，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只有寒風在淒厲呼嘯，我們坐在這斗室裏，不燃一盞燈，也沒有一盆熔紅的炭火，只是默默地對坐着，我們正彷彿航行在黑鬱鬱呼嘯着的浪濤的夜之海上。

突然，你却要求我一定訴說我自己，是怎樣地從人生窄道上顛躓過來的……。

好吧，這就，讓我來把這些說給你聽；但，我又擔心我將說的這些話，恐怕會賸授你的心海的寧靜，又恐怕會教你的靈魂蒙上了沈鬱霧氣。

然而，這些話都是從我記憶裏掘出來的，沒有一絲虛飾。

那是在過去，有一個同我在一處吸吮智慧的浮汁的，有着羞紅的幸福的女神，真是女神呵，假如有人把我稱作西班牙的受人詡笑的武士，我一定讚她是達西尼亞的美人，在那時，我一瓣瓣的思想，都染有着這位女神，而爲了崇高的衝動，我伸出抖顫的手，向這位女神乞求着些微的溫暖，——啊，我真想要像中世紀的武士一樣，走過茫茫的長路，格鬥過無數毒蛇猛獸，然後藉丘比特的箭簇，向古城堡上的美女獻上戀情的花朵，而且那時我又熱烈地憧憬着輝煌的未來，未來的桃色的幸福，於是，我的智慧發毒了，而精神的產業也快要揮霍盡了啊！

然而，不久，世俗的虛榮，畢竟埋葬了這女神的靈魂，一天，那花苞似的嘴裏，向我迸出這樣的話，深深地刺痛我的心的話：「哦，你啊，別再癡心了，用聖經上的話說：『你連替我拾鞋帶也不配

哩——」

於是，我帶着失望的悲哀，凍結的愛，凝固的熱情，和積雪下的火山似的仇恨，在訕笑和輕蔑中，默默走開了，從此，我一串串的時間，在悔恨裏葬送了，……。

之後，又有一些日子，我想畢竟不能讓自己孤單地走完了生命的路途，而世界也並不是孤獨的曠野，息所能製造得美麗，於是，我乘駕了年青的熱情的大輪子，向各處我尋着同路的真誠的夥伴。然而，告訴你這世界上那裏有真誠，有的只是醜惡，小丑的心，虛偽是這人間的特產，因此，我的心靈，又刻劃上幾條創痕。

從此，連友誼的門，我也不敢再去敲叩，用孤獨，變態來蒙養着日子。有時，只是想在文藝的樂譜上，配上一個小小的音符，發出輕微的心靈的創傷的聲音，藉以減輕一些生命的寂寞……。

怎麼？我還有許多創痕，人生窄道上顛頭過來的創痕，沒有傾訴出來，而你低下了頭，是聽得厭倦了麼，還是以為我這些話是愚妄者的奸譎的說謊呢？

當然，你還是熱情天真的孩子，才開始走上人生的途程，沒有被愛情絆倒腳，也沒有受了甘甜的虛偽的友情，而把熱情多餘的支出，不愛聽這近乎夢囈的話，說得正確些，你不會了解我的心情，而你也可以相信，這人間是這樣醜惡，簡直是靈魂的屠場。

啊，然而，你可相信終有一天，你的記憶的袋，所裝滿的，也像我的一樣，是一些辛酸，悲哀，淒涼……。

但是用智慧從人生的崎嶇的路途上酣戰過來，能把這醜惡的世界改造得完好，良善……。

而生命也永遠放著燦爛的花朵，所以，在人生的路途上，是須要用智慧酣戰過來，哦：電燈，你該記住。

聽，窗外，除了呼嘯的寒風外，遠遠隱隱地傳來更夫梆杵聲，夜是深了，好，再見，你好好地去睡覺，祝禱你在溫暖的被窩裏扯滿了風帆，駛進夢的平靜的藍海上，而願明天有和煦的好太陽，照著你愉快的笑。

再見………………哦，再見！

給露茜

不是早已對你說過嗎？在生活的激流裏，你呵，要使起理智的槳，扯起情感的風帆，把生命的小舟駛向那「花」與「歌」的彼岸。

而近來，在你潔白的臉上，為什麼掛上了憂鬱？爲了在你身邊四圍有著一羣青年，願把愛情嫁給你，而你却由於生活的麻醉而失掉智慧的判斷的本能麼？

噯，那麼，露茜呵，讓我悄悄地靠近你的身邊，再告訴你：

「偉大的樹木，不爲狂風巨浪所驚倒捲去的大樹，在海濱與平原上，是沒有的呵，這東西應向深山去找呵……………」

你說：這人世間有著太多的魔鬼呵……………」

暖，那麼，露茜呵，你且壓住心跳，就讓那些魔鬼們再作惡些，扣住心的絃琴，低聲些，再低聲些，吟哦，……………。

暖呵，你可也知道，將來有那麼一天，世界變成綠葉的溫暖的田園，裏面全是愛情與青春，汗滴與歡笑……………。

哦，可不是寒？你曾看過賽亞書第二十七章裏的這樣一句：

「到那日，耶和華必用他剛硬的大刀，去刑罰鱷魚。」

離情短曲

爲了不願把春青的花，擺在溫室裏默默地憔悴，你呵，陪着明天的朝陽的希望，在今天陰沉沉的下午，離開這埋葬你美麗的頤望的山城，走向那遙遠的人潮洶湧的都市裏，去吸吮那智慧乳汁。

暖，在未臨別一刻那，露茜呵，請你靠過來些，我還有一句話要對你說：

「此後，你呵，把理智的劍磨得更亮些，割斷那些多餘的不康健的懷念的情絲……………」。

而我，不來送行了：因爲我眞怕送你渡過彼岸，將會聽着寂寞的槳聲回來……………」。

然而，這時怎能教我不披起愛戀的外衣，低低悲涼地唱起惜別淒涼的歌哩，因爲當你走了，畢竟會留下我心底的一絲溫暖，和一絲極細的情感。

然而，我相信，將來有那麼的一天，並且我等待着那麼的一天：你從遠天大世界裏回來，軍鼓聲和着炮聲，也帶給我，我這有着太多苦難的浪子，與這山城裏的許多良善的人們，以靈魂的陽光

杏花·春雨·愛情

杏 花

「……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愛唱這各齋詩句的詩人，畢竟太慳吝，在這春來的大地，想把一園春色一一收取麼？

紅杏或許爲了好奇，總愛把頭探出牆來，且向行人含情默語。——有人說，高牆是詩人的園了，但却悄悄地讓杏花向牆外伸出頭來。但，杏花總還有一點含羞的，像這幾天風雨來時，點點花瓣輕輕地讓流水漂去。有人說，流水的確有一份妒忌，這樣無情地將含瓣帶去，而我却羨慕流水有一份幸福的命運，因爲高牆始終未曾想出一局計謀，使它在牆下斷絕癡情而悵然西去。

寫到這裏，我記起了去年的春天，我愛上了一個女孩子，有着天藍色的心的女孩子，那時曾悄悄地把一封紫色的信送與她，而那發出的信，像一顆流星劃過夜空，不知飛往何處，終有一天，我走過臨着她的樓窗的小巷，她探頭出來，向我笑笑，那笑像朝霧遮住的一朵探出牆來的杏花，美麗得如此的模糊，我隨手摘一朵杏花，想奮力擲上去，然而，那百尺的樓窗裏飄落下一張信箋：「願你的美麗如春天，你的愛如夏天，那麼璀璨而熱烈，我是無論怎樣也不能下來了！……」

隨着，樓窗突地關了，我立刻想起了，她那位蓄有半尺白髮的，有着秀才的身份的老祖父。

從此，我背着這滿袋酸苦的記憶，到遙遠的地方去飄流了。

我又記起一個詩僧曾悵然地說過：「整日尋春不見春」，所以，說詩人把春色關住，真正近乎冤枉的呀！而我總怪紅杏不該向園牆好奇地探出頭來，惹得詩人老愛與春色糾纏，所以，我說這一肩罪責，應該一一半給杏花担起的。你說對不？

春 雨

春雨，那麼纏綿地下着。

望到雙重的玻璃窗外的春雨，我的心，却有看秋的感覺啊！

今天，一個城裏的友人，冒着春雨，來敲我底寂寞的心門！……他沒有帶傘，在風雨中躲着瘦削的兩肩，身子給雨淋得像一隻水鴨。

他來告訴我一個樣的消息：

……一個面貌像紅杏樣美麗的名叫杏生的同學，現在西湖畔，正在像春雨這纏綿繾綣的情絲，密密地織着愛情的夢……。

這時，有幾隻燕子，冒着風雨歸來，俯用雙尾在梁間摩擦，或許是恨雨是雨絲不開……。

啊！我應該祝福杏生同學，把愛情的夢織得溫柔些；還是唱一曲，讓歌勇敢的海燕冒險風雨歸來。

愛 情